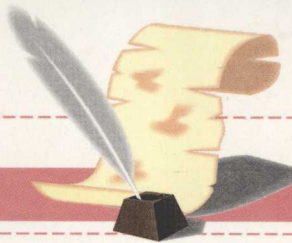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

小说集



信箱和丰盛的早宴

李相状 张锐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1247.7
1154
:4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张锐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I.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自杀之谜·····	(565)
迟到的邮件·····	(577)
新朋友·····	(590)
书稿的疑点·····	(602)
肥姨、隋胖儿、傻狗·····	(613)
高天仞捕风捉影? ·····	(624)
信箱和丰盛的早宴·····	(636)
午夜敲门声·····	(648)
谁送来的皮包·····	(659)
有趣的猴戏·····	(671)
冰山一角·····	(683)
生日影碟·····	(695)
不翼而飞·····	(708)
不是人干的·····	(719)
肥姨真面目·····	(731)
水落石出·····	(740)



自杀之谜

身材魁梧的庄重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若有所思地望着外面。

他的目光呆滞，空洞无神。

现在是冬天，飘雪的冬天。

乱如飞蝗的鹅毛大雪，像无数体态轻盈的精灵，抖动着翅膀，气势汹汹，从天空高远处俯冲到地面，一层一层地厚着。那被冻得坚硬的、深灰色的土地，就像覆盖了一床无边无际的棉絮，一下子就变得洁白如玉了。

但不管是以前那令人压抑的深灰色，还是现在这让人感到单调的纯白，庄重都不喜欢。

庄重是一个作家，专门写畅销小说。他开朗的性格，决定他更加偏爱繁花似锦的夏日，五彩缤纷的中秋。但此时此刻的庄重心情不好，他除了呆望这漫天的风雪之外，竟不知自己该干什么。于是，极度无聊的庄重，只能微仰起头，将目光又投向了同样是灰蒙蒙的天空：又厚又重的乌云，像一层密不透风的油毡，横铺在天与地之间。庄重最钟爱的湛蓝，被遮得严严实实。天可冷了，冻得太阳都躲了起来，到清静又暖和的地方



热身去了。

现在是白天，时针指向下午2点。

但整个世界，却如盘古没有开天辟地前的那般混沌，周围的一切显得模糊、朦胧、神秘，恍若日出前的凌晨，又似夕阳将落的黄昏，这让庄重产生了一种时间错乱的感觉，更无所适从了。

唉！他长叹了一口气，慢慢低下头，再次把目光转移到自己家的院子。

欧式风格突出的铁栅栏边的那棵糖槭树和忠心耿耿陪伴它的垂柳枝上的叶子早就被风刺光了，它们默默地站着，像一对儿正在闹别扭、心里较劲的恋人。院子外的稍远处，是那条细瘦的小河，蜿蜒着，静静地躺在皑皑的雪地上。清粼粼的河水早就懒懒地隐藏在冰层之下，沉睡不醒了，直到七九之后才能破冰而出，以那特有的欢腾和闪闪的碧波，迎接春天的到来。

现在是冬天，寒冷的冬天。

冬天是万物休眠的季节。

自从初秋时作家庄重停泊在河岸边的那只弯弯的小船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他时常向人炫耀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在眼前、于心底消失以后，就被一股挥之不去的焦虑完全笼罩了。



后来，他就生病了，发烧、头痛、流涕，一直到现在都没好。前几天，庄重在给自己的朋友——C市36中学高一三班的学生高天仞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小船丢了，不知是别人偷走的，还是它自己挣脱锚绳，独自漂泊去了。我孤独、寒冷、烦躁不安。我的文思枯竭了，灵感逃跑了，字也不会写了……

信是写完了，但庄重没有寄出去。

因为他总觉得应该向高天仞讲述一些美好的事情，信中流露出的这种“小资”的无病呻吟或顾影自怜的坏习惯最后不要传染给孩子。

高天仞今年不到16岁，他是C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高胜安的儿子。

庄重的住所距C市40公里，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小镇。

小镇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鹿鸣镇。

这里曾经是著名的梅花鹿之乡，许多年以前，只要人们往镇子中间一站，就能听到镇外的山上传来呦呦的鹿鸣。后来，梅花鹿在山林中销声匿迹了，但这个好听的名字却留了下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C市的有钱人看中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到鹿鸣镇买地建起了别墅。于是，这里又成了大大小小的富豪们的聚居地。





庄重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富人，但他却拥有一幢造价不菲带花园的小洋楼，这让 C 市那些以耍笔杆子为谋生手段的文人们，在艳羡他的同时，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生病以后，庄重没有上医院看医生，而是采用民间的传统土方法进行自疗。他除了每天煎服一些中草药以外，还要把大蒜捣碎，放进一种现在基本已经绝迹了的小巧的玻璃眼药瓶内，加入一定比例的蒸馏水，一天无数次的滴入鼻中几滴。

庄重是个恪守传统并且有怪癖的人。

据说搞文艺的人差不多都在性格上有与现实格格不入之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创作激情——很可能他们的灵感就源于自身的怪癖。

别人是怎样一种情况不好说，庄重的确是这样的。他收藏了很多过时的但绝对不能称之为古董或文物的东西，供自己怀旧。庄重沉浸在往事回忆的同时，迸发了对新事物更大的热情，一部部作品，就在他的笔走龙蛇下诞生了。

他最擅长结构侦探小说，以逻辑推理缜密、故事情节曲折见长，博得了众多的读者。庄重的成功经验，在小说这种文体日渐衰败的今天，堪称时代的典范。所以，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富豪的庄重有资格入住别墅，与富豪们为邻，平起平坐了。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就在庄重的创作生涯达到巅峰时



期，他的妻子，一位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却和他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了。

可以说，作家庄重和他的妻子都是C市家喻户晓的名人。

在平民百姓的眼里，名人的婚姻如果也像他们普通人的婚姻一样，宛若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折，那么，这个人的名气再大，也不算是个名人，或者不像名人。

庄重离婚了，才把个名人当得淋漓尽致。

和妻子分手后，庄重一直单身。他的日常生活由一个名叫乔丽婷的女钟点工来照顾。乔丽婷26、7岁的样子，相貌、气质俱佳。她到鹿鸣镇之初，那高贵典雅的身姿一闯入小镇居民的视线，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和种种版本不同的猜测。有人说她是庄重的新恋人，有人说她是庄重的崇拜者。但当所有的猜测被推翻只剩下事实的时候，人们就大跌眼镜了——这个气质非凡的妙龄女郎竟是一个钟点工！

这等奇闻说出去谁信？

不信也得信。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期待已久的绯闻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从庄重的那幢小洋楼里传出来。于是，抱着看热闹不怕事大心理的人们就迫使自己接受了这一铁定的事实，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是多么的无聊和齷齪，就不再挖空心



思地搜集庄重的隐私，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鹿鸣镇又恢复了已往的平静。

庄重病了两个多月，终日躺在床上。直到昨天下午，他能下地了。

久病初愈的庄重突然心血来潮，让乔丽婷买了很多的酒、饮料、水果和食品，并打电话通知他几位最要好的朋友和鹿鸣镇的头面人物——镇长隋军宇，还有一些庄重看着顺眼的邻居，说他准备在家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诚挚地邀请这些人参加。

接到庄重的电话，被邀请者无不惊讶，不知这个一向独来独往的怪人为什么要举办酒会。但最后都觉得这是一种无形的抬举，欣然接受了庄重的邀请。

现在是下午，时针指向2点30分。

庄重的目光从窗外那单调、了无生气的景色上收回，拉上窗帘。

本来光线就很不充足的房间，就变得更暗了。

庄重转过身，背着手，朝砌在西墙的壁炉走去。他挪过一把山藤圈椅，将身体陷在里面。壁炉里的木柴被烧得噼噼啪啪地响着，火光映红了庄重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他扫视光线暗淡的房间，猛地喊了一声：“乔姐！把蜡烛点上。”



有电灯不用，也是庄重的怪癖之一。因为只有金黄的烛光中，他才能文思泉涌。

庄重已年过不惑了，他至少比乔丽婷要大一轮。但庄重依然固执地称其为“姐”，不知他是在刻意追求过去那些大户人家特有的遗风，还是标榜文人的与众不同。不过，从刚走进来的乔丽婷的神态上看，他们双方对这种让人听了别扭的称呼都心安理得的接受了。

乔丽婷依次点燃了放在壁炉前、茶几上、花架旁的蜡烛，金黄色的烛光，霎时便飞遍了整个大厅。

这是间装饰设计别具一格的客厅，古风的浓郁与欧式的繁复融为一体，给人一种不伦不类又十分怪异的感觉。

置身于这样的房间里，很容易让人产生许许多多不太好的联想。比如，中世纪欧洲潜藏着吸血鬼阴森森的古堡，金庸小说里的埋伏着身怀绝技的武林高人的暗室什么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在庄重的房间里呆不了多久，就会感到有种恐怖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压了过来，不得不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可能正由于这个原因，才很少有人到庄重的家里来做客的。

想必，能够接受庄重邀请的人，心理素质都很不错。

“乔姐，准备得怎么样了？”庄重一边往鼻子里滴大蒜水，



一边有气无力地问。

“差不多了。”乔丽婷说完，低眉顺眼地走出了客厅。

庄重坐在藤椅上，他雕像般的影子随着烛光的摇曳，像一只巨大的钟摆，不停地在墙上晃动。

时间就这样被他一分一秒晃掉了。

3点整，庄重邀请的10几位客人全部到齐，宽敞的客厅一下子就显得拥挤不堪了。

庄重特别兴奋，他一反萎靡不振的常态，神采飞扬地站起来迎接客人，和他们一一握过手后，待大家都坐下了，庄重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唉！病魔缠身，我都厌世了。”

正在壁炉前往炉膛里添木柴的镇长隋军宇听了这句不吉利的话，直起腰走到庄重的面前，拍拍他的肩膀打趣儿说：“你大作家要是厌世了，我这小小的芝麻官儿活得就更没意思了。”

庄重伤感地说：“自己的痛苦自己知道啊！等我死了那天，不求在座的各位别的，给我立块木头刻的碑，我就算没有枉活一世呀！”

“看你说的，好像在立遗嘱。”庄重的一位中学同学说：“这段时间你这是怎么了？几个月不见，简直变了一个人。你要适当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情绪这个东西像洪水，你控制不住，它就会泛滥成灾，一下就能把人淹死。”



隋军宇又拍了拍庄重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什么事情都要看开了。身体偶尔不适是很正常的，别给自己造病。明天我领你到医院全面检查一下，不为别的，只为解解心疑。”

庄重说：“不是给自己造病，我最近的感觉的确很糟。我刚才说的话，就算是口头遗嘱了，真有那天，你……你们就……就照我……啊——喊！”说到这里，庄重猛地打了个喷嚏，他皱了皱眉，抹了一把鼻涕。他的这个喷嚏，好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距庄重较近的几个人，也接二连三地跟着打起了喷嚏。

这时，庄重很不礼貌地丢下客人，在他们怪异的目光注视下，走到壁炉前，伸手从炉台上拿起那只小巧的玻璃眼药瓶，仰起头，往鼻孔里滴大蒜水。

这个自疗程序还没有完成，庄重的手猛然垂了下来，他那魁梧的身躯晃了两晃，便向一旁倾斜，最后，重重倒在了地上。

小巧的玻璃眼药瓶飞向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客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呆了，但他们马上反应过来，这是突发心肌梗塞或脑出血的症状，就都围了过去，进行不得要领的急救。



正在餐厅里布置餐桌的乔丽婷听见客厅动静异常，放下手中的活儿，也跑了进来。她看见庄重直挺挺地躺在壁炉前，说声：“不好！”用力分开客人，十分敏捷地冲到庄重的身边，抱起他的头，连呼：“庄老师！庄老师！”

庄重闭目不答。

乔丽婷仔细一看，不禁花容失色——庄重已经停止呼吸了。

接到报案，鹿鸣镇派出所所长尤恒和几名户籍警急匆匆地赶到了庄重的家。一进客厅，尤恒命令所有的人退到别的房间，由三名警察看着，自己和另一名户籍警对现场进行简单的勘察。然后，他给分局刑警队打电话，通报案情，并请求速派技侦人员到现场取证。最后，他留下几名警察保护现场，自己把庄重的客人一个不落地全带到了派出所。因为庄重如果是死于谋杀，这些人都是嫌疑对象。

过了半个小时，分局刑警队的警车鸣着笛，呼啸而至，停在了庄重家的门前。5、6个刑警面色凝重地从车上下来，他们走进客厅，先拍照，再查找物证。他们将一切可疑的、能够成为证据的物品，装入塑料袋内，最后，才把庄重的尸体抬上了车。

处理完现场，开始询问在场的目击者。

庄重的客人包括钟点工乔丽婷，在分局刑警队做完笔录，



于第二天早晨，就全部回来了。

几天后，警方正式得出结论：庄重死亡原因系氰化钾中毒所致。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可确定为自杀。

作家庄重，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以独特的方式，悲惨地终其一生了。

但他为什么要自杀，恐怕没人能说清楚。



迟到的邮件

C市的6月，是一年四季气候最为宜人的时节。

初夏的风是清新的，比5月少了恼人的沙尘，又不像7月那样炎热，给人的感觉完全是惠风和畅的那种心旷神怡。

一年一度的中考就在这时结束了。

中考结束，对于那些紧张得要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来说，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在过去的9年里，甚至可以提前到12、3年以前——从这些孩子被送进幼儿园的那天起，他们就在“圈养”的状态中开始了漫长的学习生活。现在，他们终于跨出了被那个很酷的男孩韩寒比喻成三重门的第一道门槛。虽然前面还有两道大门壁垒森严地紧闭着，等待他们倾尽全力去推开，但他们毕竟能够过上一段非常短暂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养”生活了。

因此，中考结束的第二天，C市各大娱乐场所，随处可见一些15、6岁孩子的身影。他们或三五成群，或在父母的陪同下，购物、游玩。一个个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过去错过的许多玩耍的机会补回来——尽管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